捫蝨新話

捫蝨新話卷之五

文章類

文章必有宗主

一代文章必有一代宗主然非一代英豪不足當此責也韓退之抗顏爲師雖子厚尤有所忌況他人乎予觀國初文章氣體卑弱猶有五代餘習自穆脩等始作爲古文學者稍稍從之然未盛也及歐陽公尹師魯輩出然後國朝之文始極於古然

歐陽公作師魯墓誌但言其簡而有法而已不以古文斷自師魯始也世以此公平日與師魯厚善亟稱其文字乃於此若有所惜何哉石守道作三豪詩曰曼卿豪於詩杜默豪於歌永叔豪於文默之歌豈可與歐公比而公有贈默詩云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不以爲諂者此公惡爭名且爲介諱也公既不爭名於杜默而復有惜於師魯乎雖然予聞之孫權初欲與劉備共取蜀遣使報備備

欲自圖蜀拒咨不聽曰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使敵乘隙非長計也權復不聽遣周瑜率水軍往夏口備不聽遣軍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權既詔瑜還備遂自襲蜀取之古人臨事切要處未嘗不自留一著也今歐陽公若以古文始自師魯則前有穆脩及有宗先達甚多此豈其本心哉無乃亦自留一著耳

作文貴首尾相應

桓温見八陣圖曰此常山蛇勢也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予謂此非特兵法亦文章法也文章亦要宛轉回復首尾相應乃為盡善山谷論詩文亦云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長篇須曲折三致意乃成章耳此亦常山蛇勢也

文章貴錯綜

楚辭以日吉對辰良以蕙殽對蘭藉以桂酒對椒漿

此是古人欲錯綜其語以為矯健故耳予謂此法

本自春秋春秋書隕石于宋五是日六鷁退飛過
宋都說者皆以石鷁五六先後爲義殊不知聖人
文字之法正當如此既曰隕石于宋五又曰退飛
鷁于宋六豈成文理故不得不錯綜其語因以爲
健也楚辭正用此法其後韓退之作羅池碑云春
與猿吟兮秋鶴與飛以與字上下言之葢亦欲語
反而辭健耳今羅池碑石刻古本如此而歐陽公
以所得李生昌黎集較之只作秋與鶴飛遂疑古

本爲誤惟沈存中爲始得古文意然不知其法自春秋出盍自予始發之予乃令知古人文字始終開闔有宗有趣其不苟如此

文章奪胎換骨

文章雖不要蹈襲古人一言一句然古人自有奪胎換骨等法所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歐陽公祭蘇子美文云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斥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破

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回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
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耶但
知誦公此文而不知實有本處公作黃夢升墓銘
稱夢升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
雨雹忽止闃照滅泯公嘗喜誦之祭文益用此耳
夢升所作雖不多見然觀其詞句多奇可喜正得
所謂千兵萬馬之意及公增以數語而變態如此
此固非蹈襲者其後東坡跋姜君弼課册亦云雲

與天際歘若車蓋凝臚未瞬瀰漫霮䨴驚雷出火震木康碎殷地爇空萬夫皆廢霤綆四墜日中見沫移晷而收野無完塊此三者語各不同然只是一意前輩作者皆用此法吾謂此實不傳之妙學者即此便可反三隅矣

文章由人所見

文章似無定論殆是由人所見爲高下耳只如楊大年歐陽永叔皆不喜杜詩二公豈爲不知文者

而好惡如此晏元獻公嘗喜誦梅聖俞寒魚猶著底白鷺已飛前之句聖俞以爲此非我之極致者豈公偶自得意於其間乎歐公亦云吾平生作文惟尹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意處然則於餘人當有所不曉者多矣所謂文章如精金美玉自有定價不可以口舌增損者殆虛語耶雖然陽春白雪而和者數人折楊黃華則啞然而笑自古然矣吾觀昔人於小詩皆旬煅月煉至

謂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者其意如此乃知老杜曰更覺良工心獨苦不獨謂畫也

文章博遠貴於精工

世傳歐陽公平昔為文章每就紙上淨訖即粘掛齋壁臥興看之屢思屢改至有終篇不留一字者蓋其精如此大抵文以精故工以工故傳遠三折肱始為良醫百步穿楊始名善射真可傳者皆不苟者也唐人多以小詩著名然率皆旬鍛月煉以

故其人雖不甚顯而詩皆可傳豈非以其精故耶然人說楊大年每遇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棋語笑諠譁而不妨熟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錄須臾之際成數千言如此似爲難及然歐公大年要皆是大手歐公豈不能與人鬬捷哉殆不欲苟作云耳予每見同舍臨文言際試就借觀則曰此草率課耳予把定戲曰恐君精思亦莫止此其人心雖

不悅然知其戲亦卒無以應予遂皆笑而罷

文字意同語有工拙

文字意同而立語自有工拙沈存中記穆脩張景二人同造朝方論文次適有奔馬踐死一犬遂相與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脩曰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張景曰有犬死奔馬之下今較此二語張當為優然存中但云適有奔馬踐死一犬則又渾成矣予觀鳩摩羅什及竺法護所譯經護曰大衆圍

團坐努目看世尊羅什即云瞻仰尊顏目不暫捨不惟語工亦自省力即此可以見才之長短

爲文妙在掩仰頓挫

予自學琴而得爲文之法文章之妙處在能掩仰頓挫令人讀之亹亹不倦韓退之聽穎師琴詩曰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浮雲柳絮無根蔕天地濶遠隨飛揚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

强此頓挫法也退之與李翺書並用其法云僕之
家本窮空重遇攻劫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
有家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托乎捨之入京
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爲我謀哉
此一事耳足下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僕之所有
子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
奔走伺候公卿間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又
云所貴乎京師者得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

下布衣韋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以僕皇皇於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內無所損外無所繼終安所爲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令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自堯舜以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汚而處其所可樂哉大略如此觀其筆力覆仰頓挫文理粲然與顏師琴詩何異

作文須題外立意

文章須用於題外立意不可以尋常格律自窘束東坡常有詩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便是文字關紐也予亦常有和人詩云蛟綃巧織在深泉不與人間機杼聯安知妙在筆墨外第一莫爲醒者傳竊自謂得公意但不知古人多少

作文使事之難

文章不使事最難使事多亦最難不使事難於立意使事多難於遣辭能立意者未必能造語能遣辭者未必能免俗此又其最難者大抵爲文者多知難者少

古人多假借用字

古人多假借用字集古錄言漢人以歐陽爲羊眉壽爲麋之類皆由古文字少故假借用之耳今觀論語中如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又曰觀過

斯知仁矣又曰井有仁焉竊謂此仁字皆當作人葢是假借用之而學者以其字之爲仁也多曲爲之解予求其說而不得故依漢人例敢以仁人爲通用之文不然則井有仁焉爲仁義之仁果何謂乎

觀人文章

文章雖工而觀人亦自難識知梵志翻著襪法則可以作文知九方皐相馬法則可以觀人文章

晉唐國朝之文

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一篇而已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予亦謂國朝無文章惟范文正公嚴子陵祠堂記一篇而已

唐宋文章皆三變末流不免有弊

唐文章三變宋朝文章亦三變矣荆公以經術東坡以議論程氏以性理三者要各自立門戶不相

蹈襲然其末流皆不免有弊雖一時舉行之過其實亦事勢有激而然也至今學文之家又皆逐影吠聲未嘗有公論實不問古人用心處予毎為之太息

韓文公論佛骨表其說始於傅奕

韓文公論佛骨表其說始於傅奕奕言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

髠髮事胡至石符亂華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愈特敷衍其辭耳愈以人主無不欲壽者以此劫之冀從其諫耳不意憲宗之惑深也愈至潮州上表哀謝憲宗曰合成我得謂事佛則年代不永誠不可然憲宗自是不善聽諫賈誼言於文帝曰生爲明帝死爲明神顧成之廟名爲太宗當天子春秋隆盛之時以死生言之然文帝不忌也使愈當此時庶其說得行哉然愈所論與

周公無逸之戒大異

東坡作文用事

東坡省試論刑賞梅聖兪一見以爲其文似孟子置在高等坡後往謝梅梅問論中用堯臯陶事出何書坡徐應曰想當然耳至今傳以爲戲予讀坡應制科試形勢不如德論坡時亦似不曉出處

捫蝨新話卷之五終

捫蝨新話卷之六

文才類

王勃滕王閣序文有本祖

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之語當時無賢愚皆以爲警絕然予觀庾信馬射賦已云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青旗一色則知王勃之語已有來處然其句調雄傑比舊爲勝及觀歐公集古錄隋德州長壽寺舍利碑亦云浮

雲其嶺松張蓋明月與岩桂分叢則又淺陋與初造語者相去甚遠

歐蘇之文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歐公晝錦堂第一句也其後東坡作韓文公廟碑其破題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語句之工便不減前作議者謂歐公語工於叙富貴坡語工於說道義蓋此二句皆卽其人而說其事已道盡二人平

生事實如此自非筆端有力那能至是

歐文多擬韓作

韓文重於今世葢自歐公始倡之公集中擬韓作多矣予能言其相似處公祭吳長文文似祭薛中丞文書梅聖俞詩稿似送孟東野序弔石曼卿文似祭田横墓文葢其步驟馳騁亦無不似非但效其句語而已孫樵嘗言自得爲文眞訣於來無擇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持正得之於韓吏部總其

所言似有來處然樵之文實牽强僻澁氣象絕不類韓作而過自稱許嫫母捧心信有之矣吾嘗謂韓氏之牆數仞樵輩尚未能造其藩敢言文乎

蘇明允辯奸論

辯奸論王司空贈官制皆蘇氏宿憾之言也予聞老蘇初來京師以所著權書衡論投歐陽公一時稱其文章王荆公時已知制誥獨不善之以其文縱横有戰國氣習屢詆於衆故明允惡荆公甚於

仇讐會張安道亦爲荆公所擬明允遂作辯姦論
一篇以荆公比王衍盧杞密獻安道而不敢示歐
公荆公後微聞之因不樂子瞻兄弟然當時此論
不出元豐間子由從安道辟于南京請爲明允墓
表遂全載之而蘇氏亦不敢上石諒有愧于其言
哉贈官制當元祐初方盡廢新法蘇子由作神宗
御集序尚以曹操比之何有于荆公然輕薄子猶
擇制中語云使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

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與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以爲比之不足此又誣公矣可以發一笑

蘇黃文妙一世

蘇黃文妙一世殆是天才難學然尚有蹊徑可得而尋東坡常教學者熟讀毛詩國風與離騷曲折盡在是矣又或令讀檀弓上下篇魯直亦云文章好奇自是一病學議論文字須取明允文字觀之耳并熟看董賈諸文又云欲作楚辭追配古人直

須熟讀楚辭觀古人用意曲折處講學之然後下
筆譬拔巧女文繡紗一世若欲作錦必得錦機乃
可作錦觀其所論則知其不苟作不似今之學者
但率意爲之便以爲工也世人好談蘇黃多矣未
必盡知蘇黃好處令毛詩國風與楚詞檀弓俱在
不知當何如讀曲折處當復何如蘇黃之作又復
何如李白曰但得酒中趣勿爲醒者傳也然雖知
如是與其遠想頗牧不若脩合孫吳便是蘇黃猶

在世傳彭乘爲翰林學士因況知成都方兩蜀荒歉人民流離況纔度荆門即發倉賑濟上表待罪乘爲批答云纔度巉巉之險便興惻惻之情邊帥有乞朝覲者許秋凉即塗乘復爲批答曰當俟蕭蕭之後爰堪靡靡之行有王平爲侍御史故事拜御史滿百日不言罷爲外官平滿百日而未嘗一言衆以爲有待而發也一日聞其入劄咸共傾耳意其必用大事乃彈御膳中有髮其辭曰是何穆

若之容忽覩鬖如之狀又有楊安國者爲侍講講論語至一簞食一瓢飲乃操俚語曰官家顏回甚窮但有一籮粟米飯一葫蘆漿水又講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遽啓曰官家孔子教書也須要錢上大哂之山林之士望翰苑經筵與夫烏府栢臺言事之職不啻如在天上意其文章議論非復人間常語然傳於世者時有此耳乃適足以資林下之一噱而已方知伏猊侍郎杖杜宰相與華

省名郎錯判坊洲杜若信之矣吾爲乘等援唐人之繆復誦淵明之詩曰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假令乘等尚在聞吾此語亦當一笑

東坡文字妙一世

山谷論東坡文曾直言東坡文字妙一世其短處在好駡耳予觀山谷渾厚坡似不及坡葢多與物忤其游戲翰墨有不可處輒見之詩然嘗有句云多生綺語磨不盡尚有宛轉詩人情猿吟鶴唳本

無意不知　下有人行蓋其自序如此又嘗自言
性不慎語言與人無親疎輒輸寫肝膽有所不盡
如茹物不下必吐盡而巳而世或記疏以爲怨咨
此語蓋實錄也坡自晚年更涉世患痛自摩治盡
黜圭角方更純熟故其詩曰我生本强鄙少以氣
自擠扁舟到江海赤手攬像犀年來輒自悟畱氣
下爍臍觀此詩便可想其爲人矣大抵高人勝士
類是不能拘俗俯仰其嫚罵玩侮亦其常事但後

生愼勿襲其軌或當如魯直所言耳然予觀坡題李白畫像云西望太白橫峩岷眼高四海空無人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涴吾足乃敢瞋又嘗有詩曰七尺頑軀走世塵十圍便腹貯天眞此中空洞渾無物何止容君數百人且自言我所謂君者自王茂洪之流耳豈謂此等輩哉乃知坡雖好駡尚有事在

蘇子由文

蘇子由著歷代論以牛僧儒李德裕俱爲一代之偉人以馮道事四姓九君爲非其過庶幾以忠恕格物者至神宗皇帝御集序乃以曹操比而以挽辭曰量書廢典寢則又是秦始皇也不知當時下筆之際意果何在

東坡兄弟議論相反

東坡兄弟文章議論大率多同惟子由文字晚年屢皆加刊定故與子瞻有相反處葢以矯王氏尚

同之弊耳至子瞻易傳論天地之數五十五而太衍之數五十者土無成數無定位者專氣故不持見而子由遂曰此野人之説也則似矯枉太過

秦少游文自成一家

呂居休嘗言少游從東坡游而其文字乃自學西漢以余觀之少游文字格似正此所進論策辭句頗若刻露不甚含蓄若比坡不覺望洋而歎也然亦自成一家

蔡君謨萬安橋記

蔡君謨作泉州萬安渡石橋記文字極簡古然予謂剩却六字葢旣言其長二千六百尺翼以扶欄矣不當又言如其數而兩之此六字爲贅吾叔可用云前稱以嘉祐四年二月辛未訖功以字未穩凡言以者如左氏所謂能左右云也橋之訖功豈可以人意左右之哉予曰似此細看便無全功只如叅指于淵梁空以行是橋皆如此此亦可删矣

蘭亭序豈非佳作然天高氣朗不合時景絲竹管絃語又重復故不得入選乃知文章之病古人未免也予因語坐客呂不韋著呂氏春秋懸千金咸陽市門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羲之君謨得無多廢金乎衆爲一笑

陳表民葉嘉傳

東坡集有葉嘉傳此吾邑陳表民作也表民名元規不及見其人葢名士也予在中江見朱漕説坡

集和賀方回青玉案卒章有曾溼西湖雨之句人以爲坡詞此乃華亭姚晉道作也余嘗恨荆公文字至今無全集蓋前世韓柳文亦必假李漢劉禹錫編次然荆公嘗云李漢豈知退之者編其文不擇美惡有不可以示子孫者以此語門弟子意有在焉其文迄無善本坡亦嘗言曾子固編李白集而無贈懷素草書及笑矣乎數首皆貫休以下格調卑弱子固號有智識故深可怪此亦坡以自見

也予觀坡集中如醉鄉睡鄉記之類鄙俚淺近決非坡作或云坡只有江搖柱傳它皆非是今市書肆往往增添改換以求速售而官不之禁也雖歐公集已經東坡纂類至今猶有續添之文況未編者乎然蜀中亦竟無全本不知其何故也豈一時門生故無劉李之識抑其家子孫之過

蕭統徐鉉文選文粹之陋

柳子厚壽州安豐縣孝門銘自壽州刺史臣承思

而下葢序也以表爲序亦文之一體也而徐鉉所編文粹乃錄銘于前而于題下註云并壽州刺史表于銘後以附見焉此鉉之陋也高唐神女賦自玉曰唯唯以前皆賦也而蕭統謂之序東坡嘗笑其陋若鉉者又何足笑之

捫蝨新話卷之六 終

捫蝨新話卷之七

詩類

陶淵明杜子美韓退之詩

文章以氣爲主氣韻不足雖有辭藻要非佳作也乍讀淵明詩頗似枯淡久又有味東坡晚年酷好之謂李杜不及也此無他韻而已韓退之詩出謂押韻之文耳然自有一種風韻如庭楸詩朝日出其東我常在西偏夕日在其西我常在東偏當晝

日在上我坐中央焉不知者便謂無工夫葢是未
窺古人妙處耳且如老杜云黃四娘家花滿蹊千
朶萬朶壓枝低此又可嫌其太易乎論者謂子美
無數蜻蜓飛上下一雙鸂鶒對浮沉便有關關雎
鳩在河之洲氣象予亦謂淵明藹藹遠人村依依
墟里烟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顚當與豳詩七月
相表裏此殆難與俗人言也予每見人愛誦影揺
千丈龍蛇動身撼半天風雨寒之句以爲工此與

見富家子弟非無福相但未免俗耳若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便覺氣韻不侔也達此理者始可論文

杜陶二公詩話天成

陶淵明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際無意于山而景與意會此淵明得意處也而老杜亦曰夜闌接假語落日如金盆予愛其意度閒雅不減淵明而語句雄健過之毎詠二詩便覺當時清

景盡在目前而二公寫之筆端殆若天成茲爲可
貴

江文通擬古詩

擬古詩難于近似觀江文通雜體詩三十首便是
淵明具體叔敖復生也自是以來作者衆矣然皆
乘漢王之車據仲尼之坐者也或者曰前世有擬
古詩未聞有擬古文者予謂退之爲樊宗師作墓
誌便似宗師與孟東野聯句便似東野而歐公集

中擬轉作者多矣但恨世人未能讀書眼如月隙
鑄靡不照耳不然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
也

柳子厚白樂天學陶東坡和陶詩

山谷嘗評曰白樂天柳子厚俱効陶淵明作詩而
唯子厚詩爲近然以予觀之子厚語近而氣不近
樂天學近而語不近子厚氣悽愴樂天語散緩各
得其一要于淵明詩未能盡似也東坡亦嘗和陶

詩百餘篇自謂不甚愧淵明然坡詩語亦微傷巧不若陶詩體合自然也要知陶淵明詩須觀江文通雜體詩中擬淵明作者方是逼眞

杜詩高妙

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后人詩乃諸[illegible]詩有妙語如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人[illegible]第一義回向心地初可謂深入理窟晉宋[illegible]詩人無此句也心地初乃莊子不謂游心[illegible]合氣於漠

之義

杜詩句句可出題目

老杜詩如董仲舒策句句典雅堪出題目餘人詩非不佳但可出題者終少耳好詩與好句正自不同

杜子美贈花卿詩

世人讀子美贈花卿詩有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之句因誤認花卿爲歌妓者多矣按

花卿蓋西川牙將嘗與西川節度崔光遠平段子璋遂大略東川故子美復有戲贈花卿歌其卒章云人道我卿絕代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師當時花卿跋扈不法有僭用禮樂之議子美所謂蓋微而顯者也不然豈天上有曲而人間不得聞乎

韓退之詩

退之送惠師靈師文暢澄觀等詩語皆排斥獨於靈似於褒惜而意實微顯如圍棊六博醉花月羅

嬋娟之句此豈道人所宜爲者其卒章云方欲斂
之道且欲冠其顛於澄觀詩亦云我欲收斂加冠
巾此便是勸令還俗也退之又嘗有詩云我寧屈
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仙故作謝自然淮氏子
等詩尤爲切齒然于華山女詩乃獨假借末句云
仙梯難攀俗緣重浪憑青鳥通叮嚀與記夢詩語
便不同不知何以得此也
韓退之符讀書城南

符讀書城南有少長語本匈奴傳云兒能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兎用爲長猶稍長也

韓退之嘲富兒

韓退之嘲京師富兒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然予觀退之亦未是忘情者退之自有二侍妾名絳桃柳枝張籍所謂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筝者也又嘗有詩云銀燭未燒窻送曙金釵半醉坐添春此豈空飲文字者耶

周朴杜荀鶴詩

處士周朴有能詩名于唐末歐陽公嘗稱朴詩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之句然此杜荀鶴詩非朴句也見唐風集公言少時見其集今不復傳又言鄭谷詩號雲臺編者今亦不行于世然今市肆實有此集二人唐史皆不爲立傳獨朴死巢丘不屈其節自見巢傳中余家有朴詩百餘篇嘗爲之序異日當別加搜訪遺逸爲全集以傳於世

宋太祖皇帝詩語雄健

帝王文章自有一般富貴氣象國朝江南遣徐鉉來朝欲以下勝至誦後主風月詩云云太祖皇帝但笑曰此寒士語耳吾不爲也吾微時夜自華陰道逢月出有句云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中天萬國明鉉聞不覺駭然驚服太祖雖無意爲文然出語雄健如此以予觀李氏據江南全盛時宮中詩曰簾日已高三丈透金鑪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

隨步皺家人舞滴金釵灑酒惡時拈花蕋嗅別院
時聞簫鼓奏議者與時挑野菜和根煮旋砍生柴
帶葉燒者異矣然太祖一日與朝臣議論不合歎
曰安得桑維翰者與之謀事乎左右曰縱維翰愛
錢太祖曰措大家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
矣以此言之不知彼所謂金爐香獸紅錦地衣當
費幾萬貫此語得無是措大家眼孔乎

歐蘇梅比肩韓孟

韓退之之與孟東野爲詩友近歐陽公復得梅聖俞謂此事比肩韓孟故公詩云猶喜共量天下事亦勝東野亦勝韓也蓋嘗目聖俞爲詩老云公亦最重蘇子美獨稱爲蘇梅子美喜爲健句而梅詩乃務爲淸切閑談公有水谷夜行詩備述其體然子美嘗曰吾不幸寫字人以比周越作詩人以比梅堯臣此又可笑

歐公詩訪韓作

韓文公嘗作赤藤杖歌云赤藤爲杖世未窺臺郎始擕自滇池共傳須神出水獻赤龍拔鬚血淋漓又云羲和操火鞭瞋到西極垂(平)所遺此歌雖窮極物理然恐非退之極致者歐公遂每每效其體作凌溪大石云山經地誌不可究遂令異說爭紛紜皆云女媧初鍛煉融結一氣凝精純仰觀蒼蒼補其缺粲此紺碧瑩且溫或疑古者燧人氏鑽以出火爲炮燔苟非聖人親手跡不爾孔穴誰雕剜又

云漢使把漢節西北萬里窮崑崙行經于闐得寶玉流入中國隨河源沙磨水激自穿穴所以鐫鑿無瑕痕觀其立意欲追傚韓作然頗覺煩冗不及韓歌爲渾成衛公有夕石篆詩云我疑此字非筆畫又疑人力非能爲始從天地胚胎判元氣結此高崔巍當時野鳥踏山石萬古遺跡于蒼崖山祇不與八駿見弅吐雲霧深藏埋紫石硯屏歌云月從海底來行向天東南正當天中時下照萬丈

潭潭中無風月不動倒影射入紫石岩月光水潔石瑩淨感此陰魄來中潛自從月入此石中天雨曜分爲三公又嘗作吳學士石屏歌云吾嗟人愚不見天地造物之初難乃云萬物生自然豈知鐫鑿刻畫醜與姸千狀萬態不可殫神愁鬼泣日夜不得閑此三篇亦前詩之意也其法蓋出于退之然石屏歌云又疑鬼神好勝憎吾儕欲極奇怪窮吾才而洛陽牡丹圖詩又云又疑人心愈巧僞

天欲鬭巧窮精微二詩殆是一意自不宜兩用

歐公言古詩

歐公嘗言古詩中時作一兩聯屬對猶見工夫觀公內制集序云若天涼竹簟之暑風䴏布簷之冬日㬌餘友枕念昔平生顧瞻玉堂如在天上乃知公不獨用之于詩也予三復此語併誦淵明歸去來辭云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童僕歡

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又云農人告予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因思乎文中時復作四言句相間錯成文又益奇也

山谷言詩

山谷嘗言作詩正如作雜劇初如布置臨了須打

諢方是出場子謂雜劇出場雖不打諢只難得切題可笑也山谷蓋是讀秦少章詩惡其終篇無所歸故有此語然東坡嘗有對賜御書詩曰小臣願對紫微花試草尺書招贊□秦少章一見便曰如何一說到這裏少章之意蓋譏東坡不當合鬧然亦是不會看雜劇也據坡自註云時熙河秋獲鬼

是日涇源復奏夏賊數十萬人皆遁去故其詩云莫言美墨數行書須信時平由主聖犬羊散盡

沙漠空捷鋒夜到甘泉宮似開指揮桀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乃知頗詩意自有在

山谷論淵明詩

山谷嘗言觀淵明責子詩想見其人慣悌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也而淵明愁歎見於詩可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然老杜云淵明避俗翁未必能達道有子賢與愚何用挂懷抱如山谷所云則杜公猶自未能免俗何耶

東坡山谷詩可謂畫本

東坡畫梅有竹外一枝斜更好之句此便是坡作一竹梅圖但未下筆耳每詠其句便如行孤山籬落間風光物采來照映人應接不暇也近讀山谷文字云適有人以桃杏雜花擁一枝梅見惠谷爲作詩不知惠者何人然能如此安排亦是不凡正如市倡東塗西抹忽見謝家夫人蕭散自有林下風采益復可喜竊謂此語便可與坡詩對畫作兩

幅圖子也戲錄于此將與好事者以爲畫本

東坡秦少游周美成詩

東坡藏春塢詩有年抛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屨中之句其後秦少游作俞待制挽詞遂云風生使者旌麾上春在將軍俎豆中人已謂其依倣大甚今人只見周美成蔡相生辰詩云化行禹貢山川外人在周公禮樂中相傳競以爲佳不知前輩已疊用之矣人之易欺如此

捫蝨新話卷之七終

捫蝨新話卷之八

詩類

東坡贈劉丈丈文與可

東坡居吳中久頗熟其風土嘗作詩云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論非吳人不知其爲佳也坡又嘗作文與可洋州園池詩云溶溶春巷漾晴暉蘆筍生時柳絮飛不見江南三月裏（詩集作還有江南風物否）桃花流

水鮆魚肥橙虀鱸鱠桃花肥鮆似此景致亦豈北人所有

東坡西湖詩

東坡酷愛西湖嘗作詩云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也相宜識者謂此兩句已道西湖好處公又有詩曰雲山已作歌眉淺山下碧桃淸似眼予謂此詩又是爲西子寫生也要識西子但看西湖要識西湖但看此詩

東坡詩用事多誤

東坡詩用事多有誤處虢國夫人夜遊圖詩云當時亦笑張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陳後主張貴妃名麗華韓擒虎平陳後主麗華俱見收而齊東昏侯有潘淑妃初亦名麗華也東坡梅花絕句云月地雲階漫一樽玉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荊棘誰信幽香是返魂此亦張麗華事而坡作東昏侯用之坡又有詩云全勝倉公飲上池史記飲上

池乃是扁鵲又詩云俄令司馬能饒石奈有中郎解摸金而袁紹檄曹操蓋云發土中郎摸金校尉又詩云市區收罷魚豚稅來與彌陀共一龕諸遂良云一食清齋彌勒同龕非非彌陀也此類非一蓋惟大才方可潤略餘人正不可學

呂居仁泰少游詩

呂居仁嘗有一絕云胡虜那知鼎重輕摘胎元自誤公卿襄陽耆舊推龐老受禪碑中無姓名復有

人題於館驛壁上仍注其下云此呂本中嘲厥祖之作見者無不大笑蓋呂之父嘗聯名立僞楚故也近王會出守吳興其甥秦伯陽以詩送之卒章云飽聞東老榴皮字試問溪頭鶴髮翁自註云事見東坡詩按坡集言呂洞賓嘗以石榴皮書字於湖州東老之壁故后山詩云至用榴皮緣底事中書君豈不中書其意不能無諷議也今秦公乃指坡此詩爲出處無乃亦嘲厥祖乎兹可以絕倒按此

陳後山非東坡詩

梅聖俞河豚車螯詩

梅聖俞河豚詩云但言美無厭誰知死如麻歐公食車螯詩亦云但知美無厭誰謂來甚遐便覺率強不似梅詩爲切題

王荊公晚年極精巧

荊公晚年詩精巧如云木落山林成自獻潮回洲渚得橫陳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之

類皆琢句工夫然論者猶恨其雕刻太過公嘗讀杜荀鶴詩云江湖不見飛禽影岩谷惟聞折竹聲改云宜作禽飛影竹折聲又王仲至試館職詩云日斜奏罷長楊賦閒拂塵埃看畫墻公爲改云奏賦長楊罷云如此詩捷此是一癖

陳簡齋墨梅詩

客有誦陳去非墨梅詩于予者且云信古人未曾道此予誦其一曰潔白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

春歸相逢京落渾依舊只是緇塵染素衣世以簡齋詩爲新體豈此類乎客曰然予曰此東坡句法也坡梅花絕句云月地雲堦漫一樽玉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荆棘誰信幽香是返魂簡齋亦善奪胎耳簡齋蠟梅詩曰奕奕金仙面排行立曉晴殷勤夜來雪少佳作珠纓亦此法也

畢狀元贈子山詩

畢狀元漸使福建日嘗按部過羅原時南華翁林

子山致仕居南華洞年已八十餘以詩送之有嘗年春榜首傳名對御如君有幾人之句畢公和贈之多所獎借其詩曰兒童聞說子山名將謂先生是故人海上偶經仙洞府岩前猶見玉精神南華久徹逍遙夢兜率重來自在身攜得新詩天上去不教辜負到全閩人言畢狀元眉目如畫詩詞亦自清拔予兒時人多誦此詩至今父老猶能誦之眞佳句也今青瑣集中多載當時諸公贈子山詩

而獨無此篇故記於此以補青瑣之闕

林子山詩

林子山詩中亦多佳句其自敘過門人指朝郎宅入室渾如野老家人皆許其有隱者之致然輕薄子猶誦其出山詩云尺書中夜至清曉即揚鞭人謂子山三詔不起於是聞者莫不絕倒

王荆公論李杜韓歐四家詩

荆公論李杜韓歐四家詩而以歐公居太白之上

曰李白詩詞迅快無疎脫處然其識汙下十句九
句言婦人酒耳予謂詩者妙思逸想所寓而已太
白之神氣當遊戲萬物之表其於詩寓意焉耳豈
以婦人與酒敗其志乎不然則淵明篇篇有酒謝
安石每遊山必攜妓亦可謂之其識不高耶歐陽
公文字寓興高遠多喜爲風月閒適之語蓋效太
白爲之故東坡作歐公集序亦云詩賦似李白此
未可以優劣論也黃魯直初好作艷歌小詞道人

法秀謂其以筆墨誨淫於我法中當墮泥犁之獄魯直自是不甚作以魯直之言能誨淫則可以爲識汙下則不可

東坡論盧仝馬異杜默詩

東坡嘗言作詩狂怪至盧仝馬異極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默之歌詩坡以爲山東學究飲村酒食瘴死牛肉醉飽後所發者也尚足言詩乎予聞慶曆中京師有民自號豁達李老者每好吟咏而詞

多鄙俚故予亦戲謂作詩平易至白樂天杜荀鶴極矣若更淺近又是鄙達李老

詩指物有優劣

詩中有俱指一物而下句不同者以類觀之方見優劣王右丞云遍插茱萸少一人朱放云學他年少插茱萸子美云好把茱萸仔細看此三句皆言茱萸而杜當爲優又如子美云魚吹細浪搖歌扇李侗云魚搖清影上簾櫳韓偓云池面魚吹柳絮

行此三句皆言魚戲而韓當爲優又白公云梨花一枝春帶雨李賀云桃花亂落如紅雨王勃云朱簾暮捲西山雨此三句皆言雨而王當爲優學詩者以此求之思過半矣

詩有四雨句優劣

予與林邦翰論詩及四雨字句邦翰云梨花一枝春帶雨句雖佳不免有脂粉氣不似朱簾暮捲西山雨多少豪傑予因謂樂天句似茉莉花王勃句

似含笑花李長吉桃花亂落如紅雨似薝蔔花而王荆公以爲總不似院落深沉杏花雨乃似闍提花邦翰撫掌曰吾子此論不獨詩評乃花譜也

詩有格高韻勝之辨

予每論詩以陶淵明韓杜諸公皆爲韻勝一日見林倅於徑山夜話及此林倅曰詩有格有韻故自不同如淵明詩是其格高謝靈運池塘春草之句乃其韻勝也格高似梅花韻勝似海棠花予聽之

豁然若有悟自此讀詩須進便覺兩眼如月盡見古人旨趣然恐前輩或有所未聞

冷齋夜話誕妄

予嘗疑山谷小詞中有和僧惠洪西江月一首云日側金盤墮影雁回醉墨書空君詩秀絕雨勿勿相見枘衣間擁蟻穴夢回人世楊花踪跡風中莫將社燕等秋鴻處處春山翠重意其非山谷作後人見洪載于冷齋夜話遂編入山谷集中據夜話

載洪與山谷往返諸話甚詳而集中不應不見此詞亦不類山谷辭眞贋作也後讀曾公所編皇宋百家詩選乃云惠洪多誕夜話中數事皆洪嘗詐學山谷作贈洪詩云韻勝不減秦少觀氣爽絕類徐師川師川見其體制絕似山谷喜曰此眞舅氏詩也遂增置豫章集中然予觀此詩全篇亦不似山谷體製以此益知其妄

僧病可瘦推詩太淸

予嘗與僧惠空論今之詩僧如病可瘦權[illegible]皆能詩然嘗病其太清予因贈東坡陸道士墓誌坡嘗語陸云子神清而骨寒其清足以仙其寒足以死此語雖相法其實與文字同一關捩葢文字固不可俗亦不可太清如人太清則近寒要非富貴氣象此固文字所忌也今觀二僧所謂其清足以仙其寒亦足以死者也空云吾往在豫章從李商老遊一月一論至可師處商老曰可詩句句是盧

山景物詩■廬山不知當道語等亦以爲有太清之病予笑謂空商老此論毋乃嘀合孫吳耶

謝庭詠雪詩

撒鹽空中此未雪也柳絮因風起此鵝毛雪也然當時但以道韞之語爲工予謂詩云相彼雨雪先集維霰霰即今所謂米雪耳乃知謝氏二句當各有謂固未可優劣論也東坡遂有柳絮才高不道鹽之句此豈是且圖對偶親切耶

捫蝨新話卷之八終

捫蝨新話卷之九

詩文類

文中有詩詩中有文

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世傳以爲戲然文中要自有詩詩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法也文中有詩則句語精確詩中有文則詞調流暢謝元暉曰好詩圓美流暢如彈丸此所謂詩中有文也唐子西曰古人雖不用偶儷而散句之中暗有聲調步驟馳

騁亦有節奏此所謂文中有詩也前代作者皆如法吾所謂無出韓杜觀子美到夔州以後詩簡易純熟無斧鑿痕信是如彈丸矣退之之畫記觀其鋪張收放字字不虛但不肯入韻耳或者謂其始自甲乙非也以此知杜詩韓文闕一不可世之議者遂謂子美於韻語不堪讀而以退之之詩但爲押韻文者是果足爲韓杜病乎文中有詩詩中有文當有知者領予此語

韓文杜詩用字有來處

文人自是好相採取韓文杜詩號不蹈襲者然無一字無來處乃知世間所有好句古人皆已道之能者時復暗合孫吳耳大抵文字中自立語最難用古人語又難於不露筋骨此除是倒用大司農印手段始得

李杜韓柳有優劣

唐世詩稱李杜文章稱韓柳今杜詩語及太白處

無慮十數篇而太白未嘗有與杜子美詩只有飯顆一篇意頗輕甚論者謂以此可知子美傾倒太白至難晏元獻公嘗言韓退之扶導聖教剗除異端是其所長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古下籠百氏橫行濶視於綴述之場者子厚一人而已然學者至今但雷同稱述其實李杜韓柳豈無優劣達者觀之自可默喻

孫樵文白樂天黃魯直詩

黃魯直詩本規模老杜至今遂別立宗派故謂當仁不讓也若乃學退之而不至者爲孫樵學淵明而不至者爲白樂天則不謂滅師半青也

陳后山學文於南豐學詩於山谷

陳后山學文於曾子固學詩於黃魯直嘗有詩云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然此香獨不爲魯直何也

歐公變文格而不能變詩格

歐陽公詩猶有國初唐人風氣公能變國朝文格而不能變詩格及荆公蘇黄輩出然後詩格極於高古

詩詞類

唐末詩體卑陋小詞奇絶

唐末詩體卑陋而小詞最爲奇絶今人盡力追之有不能及者予故嘗以唐花間集當爲長短句之宗

詩四六類

以文體爲詩四六

以文體爲詩自退之始以文體爲四六自歐陽公始

詞曲類

蘇東坡木蘭花小詞

東坡集中有減字木蘭花詞云鄭莊子好客容我樽前時墮幘落筆生風籍甚聲名　我公高山白

早瑩雪肌膚那解老從此南徐良夜淸風月滿湖人多不曉其意或云坡昔寓京口官妓鄭容高瑩二人侍宴坡喜之二妓間請於坡欲爲脫籍坡許之而終不爲言及別二妓之船所懇之坡曰爾但持我此詞以往太守一見便知其意葢見鄭容落籍高瑩從良八字也此老眞爾狡獪耶

王元澤小詞

世傳王元澤一生不作小詞或者笑之元澤遂作

倦尋芳慢一首時服其工其辭曰露晞向曉簾幙風輕小院閒晝翠逕鶯來驚下亂紅鋪繡倚危墻望高榭海棠經雨胭脂透算韶華又因循過了清明候倦遊宴風光滿目好景良辰誰共攜手恨被榆錢買斷兩眉長皺憶高陽人散後落花流水人依舊這情懷對東風盡成消瘦此詞甚佳今人多能誦之然元澤自此亦不復作

書畫類

畫工善體詩人之意

唐人詩有嫩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之句聞舊時嘗以此試畫工衆工競於花卉上粧點春色皆不中選惟一人於危亭縹緲綠楊隱映之處畫一美婦人凭欄而立衆工遂服此可謂善體詩人之意矣唐明皇嘗賞千葉蓮花因指妃子謂左右曰何如此解語花也而當時語云上宮春色四時在目葢此意也然彼世俗畫工者乃亦解此

耶

顧愷之張長史書畫

顧愷之善畫而人以爲癡張長史工書而人以爲顛予謂此二人之所以精於書畫者也莊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

王右軍蘇東坡字

王右軍書本學衛夫人其後遂妙天下所謂風斯在下也東坡字本出顏魯公其後遂自名家所謂

青出於藍也

歐陽永叔蔡君謨論硯書皆不同

歐陽公論硯以端石出端溪色理瑩潤以紫石爲上歙石出龍尾溪堅勁多發墨其石理微麄以手摩之索索有鋒鋩者尤好也而蔡君謨乃曰端石瑩潤惟有鋒鋩者尤佳極發墨歙石多鋩惟膩理特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二公議論如此然予觀二公論書亦自不同不獨論硯也歐公愛柳

公權書亭重碑謂傳模者能不失眞而鋒鋩皆在至於陰符經序則君謨以爲柳書之最精者尤善藏筆鋒也二說正相反以此言之況夫文章豈有定論耶

前代碑額先挂後書碑石先立後刻

前世碑額必先挂而後書碑石必先立而後刻魏淩雲臺至高韋誕書榜即日皓首此先挂之驗也今則先書而後挂唐吐突承璀欲立石紀功德李

絳上言請罷之帝悟命百牛倒石此先立之驗也

今則先刻而後立

讖類

讖緯害經

五經正文多引讖緯反害正經皆可刪歐陽公昔嘗有劄子論其事今三國志註多引神怪小說無

補正史處亦可刪

東坡詩讖

東坡遊金山寺詩云我家江水初發源宦遊直送江入海松醪賦亦云遂從此而入海眇翻天之雲濤人以坡此語爲晩年高遷之讖坡又嘗贈潘谷詩云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潘後數年果因醉赴井中趺坐而死人皆異之坡固不獨自讖且又讖殺潘谷耶

漢光武唐武宗信圖讖受籙

光武却祥瑞不受而信圖讖武宗除去浮屠而躬

受道家之籙此與招一放一何異